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續兒女英雄傳 第五十一回 惡僧行刺兩地空勞 大盜拜師二歐濟美

話說這鐵頭陀打點行囊包裹，帶了戒刀，辭別張七，又吩咐他的眾徒弟小心看守山寨，並嚴防山後小路。那張七慇懃相送，與他幾個徒弟到山下，大家辭別。那鐵頭陀乘著高興，且與張七誇下大口，獨自下山，一想只好先投環道村而來。此時安大人已走了好幾天了。顧朗山於欽差走後，即命人排下各樣物件，密布天羅地網，按奇門遁甲之法，自家人俱先有話告知躲避的道理，且按生門而入，決無差錯，早已排定。

至於雙流村，是派趙鵬帶領兵丁四十名，把總二員，去打公館。

殷家堡是知會沂州參將徐惠辦理，又於省城內備下公館，無須派人，就近寫了密信給衛中丞，也叫他嚴防。至田大人處，也有密信，並囑舊日慕友趙靜峰，也赴省城公館照料。那趙先生名俊，年紀雖老，頗有智謀。此時顧師爺留下馮小江保護自己，並派田大人處巡捕一同管理印信、旗牌、緊要之物，按下不表。

再說鐵頭陀下得山來，直奔環道村。找下旅店，天已不早，打臉水洗臉，烹茶吃茶，諸事一完，即忙著出外面打聽欽差大人在此下馬不在，公館座落何處。店家與街上紛紛言講，有說欽差公館雖然在此，卻是欽差已往別處去了。原來安大人走後，那趙鵬往雙流村起身之時，反熱鬧人多，且有四十名兵，兩員官，倒像欽差起身了。這俱是顧師爺調度有方。又有說欽差未走的。

鐵頭陀聽了半信半疑，只得打聽明白公館座落，自己親去詢問欽差在與不在。晚間飽餐了晚飯，卻是大酒大肉，那行法卻不忌暈酒。待至三更，換了夜行衣，帶了戒刀，佩了錦囊等物，按著白天問明白的方向，直奔公館。進了東口，一看路北大門懸掛彩網，甚是威嚴，門戶早已關閉。雖然搖鈴喝號人不多，等著打更過去，他躡進牆去，見房不甚多，不過三層房。

順著牆頭疾走如飛，躡上南房，扒著前坡一看，冷冷清清，面前只有四扇屏門，左右兩段卡子牆。縱在西卡子牆上一看，只見三間上房，出廊兩邊有耳房，各有廂房三間。往上房一看，燈燭輝煌，尚然點得大亮。上垂首坐著一人，年紀有四十上下，白淨面皮，一切看不清楚。下首的人是個武將模樣，有玻璃窗戶，故由外面可以看見，總不能真切，俱不像欽差。那鐵頭陀也聽見張七說過，那安欽差不過二十多歲，看起來欽差果然沒在此間。又聽上首那人與下首那人說道：「想大人此時許到了天目山了。」下首之人說了一句話，聽不真。又聽上首人說了一句，越說聲兒越小。

鐵頭陀急於要聽，自己一想，非到窗櫺之下方能聽得明白，躍身下牆，往上房就走。只顧心神念淨惦記到那裡聽話，不料有一宗物件掛在腳面上，往前一走，繩子兜住腳面，身不由自主，撲的栽倒在地，往起一趴，連手都教繩子繞住。這一摔倒，把鐵頭陀嚇得膽裂魂飛，只聽見四面都是小鈴鐺亂響，一抬腿嘩啾啾鈴鐺亂響，又一抬那腿，也是嘩啾啾亂響。手一指，也是嘩啾啾亂響，手腳都教繩子拴住，鐵頭陀也不敢動轉。四面八方，牆頭底下，房簷底下，前後院鈴鐺亂響。並且更有奇事：先前下來之時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此時往四下一看，不知道有多少高牆。那頭陀到了此時，心中慌忙，不但武藝不甚高，就是武藝高，也難施展，只好用法術逃命。況且已知欽差不在此處，戀戀無益，於是口誦靈文，將手腳上繩子脫落。惟有高牆阻路，法術不靈。鐵頭陀急得無計可施，忽然想起奇門一事。

他也略知生剋之理，再濟以法術。雖如此，仍碰了個頭暈，方能脫身上牆。得到房上，方看見東西南北，認明方向，尚喜無人追趕。想了半晌，只好暫行回店，再作打算。回到店中，出店時從牆頭而過，回去時仍越牆而過。睡下甚是煩悶，想欽差既不在此，只好明日起身，再向別處公館打聽，務要刺殺欽差。

想畢，不覺一直睡到日出，起來打了早尖，動身奔雙流村而來。

沿路就有人傳說，安欽差在雙流村中間路北公館歇馬已經數日。不料那雙流村並無許多大店，只有兩個大店，一個永升店，被安大人打了公館；尚有隆茂店一個，安寓客商房子也不甚多。此趙鵬在雙流村公館帶同兩個把總居住，其餘四十名兵分散在大店小店各處。那是顧師爺的主意，以便打聽惡僧的消息。其中就有朱善保朱三與徐三這二人，是前番破青雲山有功之人。朱三能說會道，尤其伶俐。他與徐三帶了六名兵住在隆茂店西廂房。那日吃了早飯，睡了半晌。天交申末之時，他二人同在店門口閒看來往之人。只見外面走進一個僧人，身高八尺以外，頭大項短脖粗，面似鍋底，黑中透亮。兩道重眉，一雙大環眼，白明珠努著，黑眼珠奕奕放光；準頭端正，四字海口，披散頭髮，打著金箍一道。身穿半截青僧衣，青中衣，高腰襪子，青僧鞋。肩上有行李一卷不大，並捆著戒刀兩把，亮光之甚。徐三拉了朱三一把，二人跟他進來。見他問有單間屋子沒有，並問欽差在此不在。朱、徐更為疑心，又細細看他所說之言，所行之事，十有八九是鐵頭陀來了。連忙叫徐三到公館，給趙鵬送信。

趙鵬正與兩員把總，一名魏永福，一名孫祥安，三人晚飯後就在一處閒談。見徐三來了，問他有何事。他將在店中看見一個頭陀，身量高大，面貌兇惡；恐係鐵頭陀前來行刺。趙鵬道：「既然有這個人，寧信其有，不可不大加小心。」孫祥安道：「論武藝，倒不怕他；惟法術可怕。師爺的水簡與箭俱未做成寄來，大人那邊又沒有音信，不知請的高僧怎麼樣了？」

魏永福向徐三道：「你今晚不必回店，幫我們一夜如何？」徐三應了。說著天已初更。趙鵬就向兩把總說道：「咱們今晚上前後彎，你們二位帶二十名兵丁分前後夜，我與徐三分前後夜。」兩把總應了。魏永福道：「孫大哥，你後夜，你去睡覺，我與趙老爺醒著。徐三也是後夜，沒事你就去睡覺。」孫祥安與徐三去後，魏永福說道：「趙老爺，咱們勤出去繞個彎。」

趙鵬道：「魏大哥，我勸你明兒別這麼趙老爺、趙老爺的叫，咱們哥倆這樣交情，一處當差，從今你我弟兄相稱為是。」魏永福道：「恭敬不如從命，以後我就叫你趙賢弟就是了。」說著外面梆子響打了二更，有本地城守營兵巡更守夜。趙鵬出去到院中，一瞧滿天星斗，微有月亮，有幾塊遮著。隨即躡上房去，站在房上，四下一瞧，靜悄悄四顧無人，這才躡下房來，進了上房，西裡間是徐三睡覺，他在東裡間住。

那魏、孫二人，一個住東廂房，一個住西廂房。此時孫祥安已到西廂去睡去了。魏永福本來膽小，他的能為淺薄，又怕賊僧邪術，一心只禱告和尚別來，才是萬幸。那孫祥安那裡睡得著，就隔著屋子叫：「魏大哥，我睡不安穩，不如不睡。咱們要點酒，莫若與趙老爺喝酒。」魏永福正在那目瞪口呆，心血來潮之際，似乎要困，聽孫祥安叫他，忙答應道：「正好，正好。」就傳話廚房要酒。須臾，廚房拿了三壺酒，四碟菜。三人坐在上房外間，開著屋門，當中放著八仙桌，趙鵬坐在正面，魏永福坐在東邊，孫祥安坐在西邊。三人正吃得高興，魏永福一瞧西房來了一個人，趴在後房坡，借著朦朧的月色，看不甚真，像是俗家打扮，後背著似乎是刀。孫祥安一瞧東邊也來了一個，這個人可像是頭陀，背著似乎是三節棍。孫祥安向他二人努嘴。魏永福一想，孫爺真機靈，他會有後眼，怎麼打西邊來的人他會瞧見？遂低聲說道：「來了，小心著。」孫爺也納悶，怎麼東邊來的人，他會知道？二人彼此一回頭，見東西房上都有個人，大約像一僧一俗，來了兩個刺客。二人嚇得渾身立抖，體似篩糠，身不搖而自顫，體不熱而汗流。想那鐵頭陀一人就不是他的對手，何況來了兩個！惟趙鵬見過大陣仗，尚不至於害怕，低頭想主意。

三人正在發愣，只見一人飛身下來，就住房裡邁腿要進來。

三人一急，正要找兵器迎敵，不想西裡間嘩啾啾嘩啾大響，飛出一件物器，正打在那賊人身上。登時賊人滿身濕了，旋即飛身上房，竟自逃走，不知何故，滿屋騷氣難聞。及至再往外一看，那一個刺客也不知何時去了。只聽外面撲咚嘩啾一響，三人出去到院一瞧，只見房上瓦掉下四五塊來。那二十名兵也來了，有一個兵手中拿著一根三楞鋼錐，交與趙鵬，說是在西後院拾的。趙鵬接過來，借燈光一看，尖上有一點血，聞了聞，有點臭味，像是打在屁股裡了。

趙鵬又查問西裡間打出物件原故。那徐三又是害怕，又是發笑。

原來徐三自到西裡間，放倒頭就睡。到三更以後，叫尿憋醒了。

屋中沒有夜壺，摸了半天，伸手摸著趙鵬的洗臉手鏡，溺了滿滿一盆。剛要放下，恰是三人說「有刺客」、外面一人要進屋來之時。他見趙鵬三人都無兵刃，須臾找，又都沒大本領。他一急，誰想急中生智，將手中銅鏈子打出，竟將賊人打走。大家喜出望外，又是講論，又是歡笑。只有徐三說：「趙老爺、眾位別喜歡了。我想那頭陀是有邪術之人，他焉能叫銅鏈打走？況且還有一個刺客。來者不善，想必另有別情，仍須加意小心為要，且須趕緊給顧師爺那裡送信。」這且按下不表。

且說那一個是鐵頭陀不用說了，那個刺客又是誰呢？因何又容容易易就走了呢？書中交代，原來那一個刺客不是刺客，是個高來高去的賊，姓歐叫歐鶴，乃東昌府人。父母雙亡，只兄弟二人，自幼在北京，跟隨他叔父在碓房學徒。他弟名歐鵬，尚在年幼，跟他孀母在家。那碓房在安定門內。他十四五歲時偷空就往地壇閒逛。一日在地壇牆根遇見兩個老者，上首這位老者白面長鬚，身穿藍洋縐大衫，足下白襪雲鞋。雖然年邁，精神足滿。下首那位有六旬以外，身穿青綢大褂，足下緞子快靴，面皮微黑，重眉闊目，鼻如梁柱，花白鬚子。歐鶴小時就有人緣，兩老頭把他叫住，說：「小孩，你姓什麼，在那裡住？我看你頗機靈。你家還有什麼人？」歐鶴把他姓名一切對兩老者說了一遍。兩老頭說：「我們時常在此閒遊，常見你打此經過。你很靈便，我們教給你點武藝，收你作個徒弟，你願意不願意？」歐鶴本來好武，聽說喜歡不盡，說道：「二位老爺子收我作徒弟，我是求之不得。請問尊姓大名，教我在那裡練？」

那白面老者道：「我姓李名德芳，綽號人稱飛天虎。」那位道：「我姓陳叫德明，人稱海底龍。你願意，我們天天帶你在地壇裡，有清淨地方。」歐鶴一聽，連忙趴地下就磕頭，道：「二位師父在上，徒兒行禮。」兩個老者於是把他帶進地壇一個清淨之所，教給他拳腳，一教就會。從此天天午後就來學藝。兩老者囑咐他，不教他與外人提練把式，並且天天給他零錢花用。

學了整三年，練得長拳短打十八般兵刃，件件精通，且習會水性。

一日，兩老者一個給他五十兩銀子，一個給他一口腰刀，道：「我二人要上江西訪友，你我師徒後會有期。」二老者走後，他將腰刀、銀子拿回碓房。誰知他叔叔本不疼他，又見他天天出去，總疑他不學好，又在他包裹內搜出銀子、腰刀，又見天天有錢使，竟疑他作賊，就把他趕出碓房，把銀子留下。

他無處存身，一想只好討要吃，回山東老家看兄弟。走了一個多月，本不用許多日子，因他會武藝，不免到處賣藝，也漸漸偷盜。及至回家看他兄弟，那歐鵬又受孀娘氣，因此與他孀娘鬧了一場，將他兄弟帶出來，哥兒倆度日。就教給他兄弟歐鵬練武，那歐鵬又是一教就會。後來有個碧桐，也是東昌人，只有兩個女兒：碧翠蓮、碧翠蘭，招他兄弟二人為婿。歐鵬跟人作小工去了。他出來雲遊，意欲偷富濟貧，作些俠義之事，又不得法門，總是未經好人指教。如是過了十幾年，諸事不甚懂。

一日到了雙流村，見有人在永升店打了公館，看見勢派不小，以為必有銀錢，故此立意來偷。不想上得西房，他早就來了，聽見趙鵬三人飲酒中間說的都是官事，並非過往闊外官，乃是欽差下處，而且本官不在此間，只有手下之人，無甚可偷，就要走了。他多顧上房聽話，未見鐵頭陀在東邊。及至他來到後院，見後面追來一人，他一忙，恐人追上，就用三楞銅錘打來。